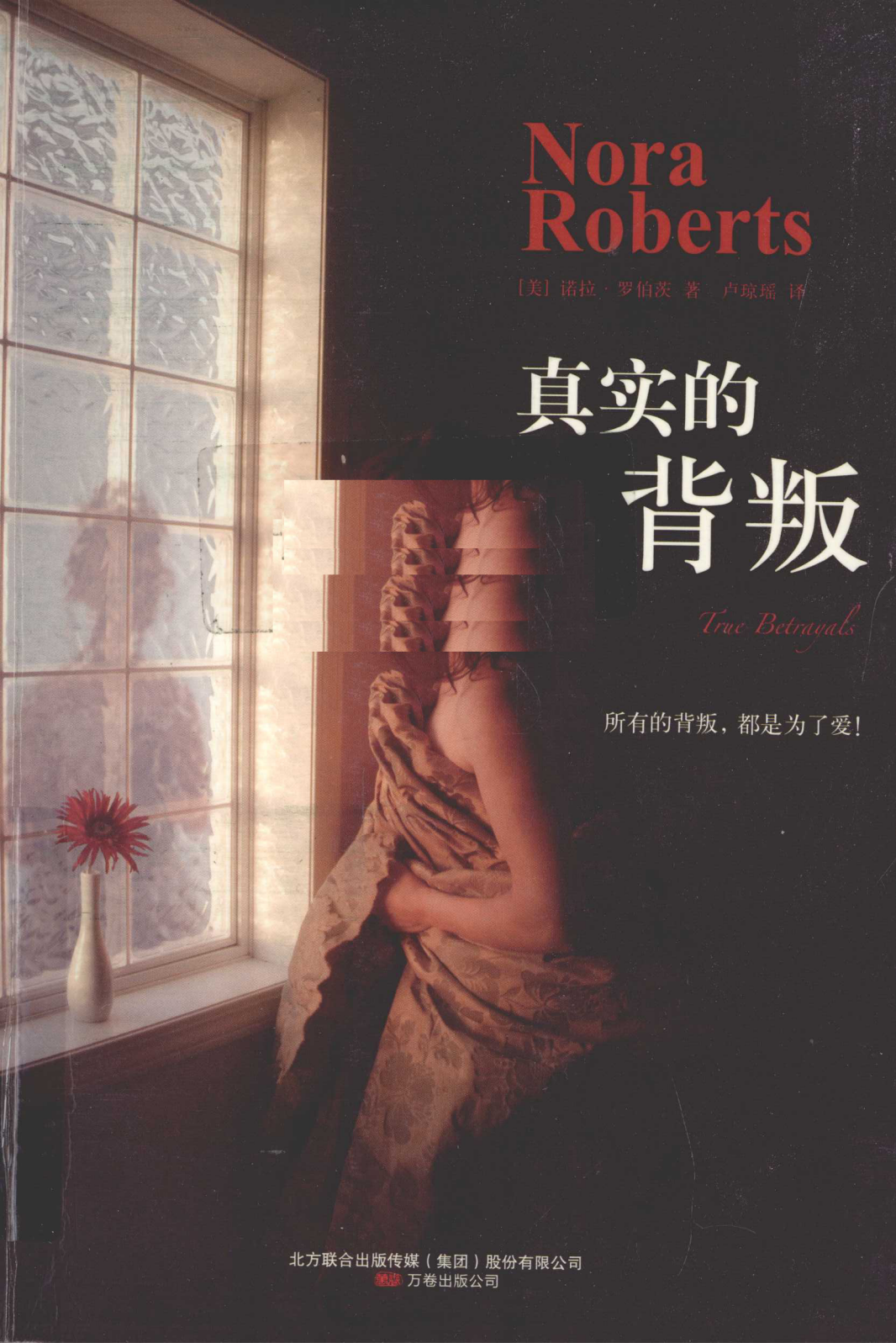




Nora
Roberts

[美] 诺拉·罗伯茨 著 卢琼瑶 译

真实的 背叛

True Betrayals

所有的背叛，都是为了爱！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Nora Roberts

[美] 诺拉·罗伯茨 著 卢琼瑶 译

真实的背叛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10年第22号

© 诺拉·罗伯茨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实的背叛/(美)罗伯茨著;卢琼瑶译. —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7
ISBN 978-7-5470-1133-1

I. ①真… II. ①罗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2488号

TRUE BETRAYALS by Nora Roberts
Copyright©1995 by Nora Roberts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(year)
by Liaoning WangRong Book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0mm × 213mm

字数: 380千字

印张: 11.5

出版时间: 2010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春杰

特约编辑: 孙衍

装帧设计: Fan Fan

ISBN 978-7-5470-1133-1

定价: 2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录 *Contents*

第一章——第五章

001

亲爱的凯尔茜：

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会很惊讶。

从你还小的时候，他们一定都告诉你我已经死了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真的。我也同意了对你这么说，以免伤害你。20年过去了，你也不再是小孩子了，我决定要联系你。

我家在三棵柳农场，弗吉尼亚蓝山下。

第六章——第十章

069

房间外面的走廊里，凯尔茜听到了压抑的做爱的声音。老床垫吱嘎作响，有人在喘息呻吟，喃喃低语。她停住脚步，一只手端着那杯刚下楼去泡的茶，另一只手拿着书，有些惊慌失措，半晌挪不动脚步。她从未听过她父亲和坎迪丝的声音。估计他们都是保守克制的人，太文雅，不会大声地做爱。

第十一章——第十五章

136

日子过得飞快。

凯尔茜现在有了一匹属于自己的马，一个让人着迷又气馁的男人，一段奇妙的浪漫关系，还有一个她开始慢慢爱上的母亲。她没想到会爱娜奥米，但是像娜奥米这样心性和教养的女人，在近在咫尺的空间跟她相处，很难不对她产生纠结的情感。

第十六章——第二十章

205

蒂普顿缓缓吐出三个烟圈，让自己放松，同时话语跟上思维，“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但是，没错，我是不喜欢他。从调查情况看来，他不是那种我愿意邀请来我家共进晚餐的人。他把跟已婚女人、有钱的已婚女人的调情变成了一项事业。她们会用钱和礼物来回报或摆脱他，或是把他介绍给别的不安分的已婚女人。”

第二十一章——第二十五章

267

凯尔茜可以确定，娜奥米那时爱着自己的丈夫。她当然犯过错误，骄傲、自负又固执，想让丈夫顺她的意不成后，选择了错误的报复方式。但是无论怎么冷静镇定的分析，凯尔茜还是不明白那个任性轻率的年轻女人怎么会变成一个谋杀犯。

她需要一个理由。

第二十六章——第二十九章

328

瑞奇似笑非笑地喝着白兰地，“你这冷漠的、爱撒谎的婊子，跟你妈一个样儿。也许你愿意跟我玩玩。”他大笑，“当初如果你奶奶雇的是我，而不是那个嗑药的瘾君子布莱德利，结果早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现在去问问娜奥米怎么样，看她愿不愿意给瑞奇一个机会试试？”



第一章

凯尔茜从信箱里取出信时，完全没有想到这封信来自于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。乳白色的信纸，名字和地址写得非常工整，弗吉尼亚的邮戳，不过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而已。她进屋脱鞋时随手把它塞进一堆邮件中，码在客厅窗下的老古董桌上。里面包括各色垃圾邮件、账单，还有一张色调明快的明信片，那是一个在加勒比海岸短期旅游的朋友寄来的。

她走进厨房，倒了一杯红酒，准备慢慢地品几口再去搭理那些信件。

律师寄来的信让她震动了一刻。她知道那里面有她的离婚判决书。这一纸法律条文将把她从凯尔茜·梦露变回凯尔茜·拜登，从一个已婚妇女变成单身女性，从别人的另一半变成离婚妇女。

这么想有点愚蠢。她自己也知道。两年的婚姻生活中，她也只是韦德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已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。

这张纸为一切画上了句号：争吵，眼泪，分居生活，律师费用，还有对簿公堂。

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她冷冷地想着，吸了一口红酒。真是些虚言妄语。如果这句话是真的，26岁的她就得出卖了。但是她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只是又重新沦为单身人士了。

想到这，她不禁战栗了一下。

估计韦德正跟广告公司那些衣着光鲜、漂亮时尚的朋友们一起庆祝呢。还有那个在公司当联络人的第三者。关于她，韦德对瞠目结舌、气恨交加的妻子是这么说的：她跟他们的婚姻没关系，跟她也没关系。

真是有意思。凯尔茜从来没那么想过。虽然她并不觉得非得她去死，或者杀了韦德，两个人才能分开，但是对于婚誓她可都是严格遵守的。而跟别人撇清关系是婚誓清单的头一件事。

不，那个神气十足、身材娇小，有着健身操雕刻出来的身材，以及啦

啦队队长般笑容的拉蕊，跟她有莫大的关系。

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他的“失足”——他自己的说法，再也不会重演了。她已经搬出了乔治敦那个温馨的家，把两年婚姻积累的一切都抛在了背后。

回家跟父亲和继母一起住会很丢脸。骄傲是有程度之别的，就像爱也有程度之分一样。她的爱，从在亚特兰大那个酒店套房里发现韦德和拉蕊缠绵之际，就已经断了，像一盏灯一样，啪地灭了。

多奇怪啊。她自嘲地想。她当时拖着行李包走进套房，心里还浪漫而愚蠢地想着和韦德共度一个出差之夜，却撞上一幕令三方大吃一惊的情景。

也许是她死板，记仇，心硬吧。韦德就是这么形容她的，因为她这么坚决地要求离婚。不过凯尔茜对自己说，她的做法没错。

她加满杯中的酒，回到整洁的客厅。这个阳光灿烂的房间里没有一张乔治敦寓所的椅子或者烛台。干脆利落得一刀两断，这是她想要的，她也得到了。那些颜色清爽的博物馆画现在全属于她自己了。

她打开音响，放上CD，贝多芬的《悲怆第三乐章》在房间里流淌着。对古典音乐的品位来自于她的父亲，是他们的共同点之一。的确，他们都那么热爱知识。在得到梦露联合公司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之前，凯尔茜就知道自己大有将学习变成职业的潜质。

那时她就选了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的各类课程，无休止地从一节课奔波到另一节课，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，韦德为此笑话她，同时又被她吸引了。

后来她从梦露公司辞了职，嫁给他。有了她的信托基金和韦德的收入，她并不需要工作。她曾经全力以赴、重新装修乔治敦小镇的那栋房子；她醉心于刮去涂料，抛光地板，在灰尘仆仆的古董店里不厌其烦地淘装饰品；在那个小小庭院不辞辛苦地擦洗砖头，挖除野草，设计正宗的英式庭院。对她而言，那曾经是无穷的乐趣。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把那栋乡间小屋变成一个展览厅，展示着她的品位和耐力。

现在，它只是一份被评估而后分割的财产而已。

之后她回到学校，一个学术的港湾。每天只有待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可以让她忘掉现实世界。多亏她当年上过的那些艺术历史课程，现在得以在国家美术馆做兼职。

她不必为了钱而工作。祖父留下的信托基金足以确保她生活舒适，毫



正值交通高峰期。她开车驶过马里兰州波多马克地区雄伟壮丽又生机勃勃的庄园，被背叛的震惊和怒火在心头交织。她一气之下冲出公寓时没有穿外套，又忘了打开暖气，但是她完全感觉不到二月傍晚刺骨的风。她的脸因愤怒而变色，给她白瓷般的皮肤晕上了一层恰到好处的玫瑰红，愈加衬托出她蓝灰色的双眸。

等红灯时，她的手指敲击着方向盘，心里催促红灯赶紧变色，让她尽快赶路。她逼自己什么都不去想，嘴唇紧抿成一条细线，掩盖了丰满的唇形。

想到她妈妈居然还活着，而且住在离弗吉尼亚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，凯尔茜几乎就要失声尖叫了。

车子急速平稳地飞驰在两旁树木林立的街道上。开进那一栋三层石砖小楼的私人车道时，她的手在颤抖。她在这条街道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，长大成人。

这栋楼宁静、整洁得像一个教堂，窗户闪着光，白色的窗棂纯洁得像未被玷污的灵魂。傍晚的炊烟缕缕升起，前院里的老榆树旁，新生的番红花正含羞带娇地伸展着柔嫩的叶子。

完美的街区。完美的房子。她一直都这么觉得。安全，安心，有品位，既优雅沉静，让人心生敬意，又离热闹的华盛顿特区内只有短短的车程。

她砰地关上车门，冲过去，猛推开大门。她从来就不用敲这栋房子的门。走进铺着白色瓷砖的休息室，坎迪丝刚好从右边的起居室里走出来。

她永远穿得那么一丝不苟，一位完美的学者夫人。穿着保守的蓝羊毛衫，貂皮色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，脸庞显得年轻可爱，两旁垂着简单的珍珠耳坠。

“凯尔茜，你来真是惊喜啊。留下来吃晚餐吧？我们正在招待一些老师呢，我可以……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凯尔茜打断了她的话。

坎迪丝有点惊讶地眨眨眼睛。看得出来，凯尔茜怒气冲冲。客人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来了，她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她的继女出什么岔子。她下意识地换了换站姿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

“爸爸在哪儿？”

“你生气了，还是关于韦德吗？”坎迪丝摆了摆手，想解决掉这个问题，“凯尔茜，离婚是让人难过，但也还不至于是世界末日啊。进来坐吧。”

“我不想坐，坎迪丝。我想跟爸爸谈谈。”她双手叉腰，“你是准备告诉我他在哪儿呢，还是我自己去找他？”

“嗨，姐姐。”强宁大步走下楼梯。他继承了母亲坚毅漂亮的容貌，还有一丝——据他母亲说——不知来自何处的冒险精神。虽然坎迪丝嫁给菲利普·拜登时他已经十四岁了，但是天生的好脾气让他得以在不同的环境中过渡得如鱼得水，“怎么了？”

凯尔茜深吸了一口气，强抑喊叫的冲动，问道：“强宁，爸爸在哪里？”

“教授在他的书房呢，一心写着那个写了一辈子的论文。”

强宁扬起眉毛，看出了凯尔茜眉间的怒气，她目光灼灼，脸蛋通红。有时候他会奋不顾身地去扑灭这团怒火，有时候他又会放纵自己去煽点风点点火。

“咳，凯尔茜，今晚你不会去跟这群书虫们一起混吧？跟我一起出去打几杆球怎么样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向爸爸的书房冲去。

“凯尔茜。”坎迪丝尖锐、气恼的声音在身后传来，“你不用这么激动吧？”

是的，我要这么激动。凯尔茜想着，猛地拉开父亲最喜欢的圣地——书房的门。是的，我不得不这么激动。

门咣当一声关上后，她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菲利普坐在他喜爱的橡木书桌旁，瘦削的手里握着一支笔。他一直认为，最好的作品来自笔端，因而固执地拒绝在电脑上写文章。

他戴着银色镜框的眼镜，眼里有一种独处时特有的严肃眼神。他缓缓地回过神来，对女儿微笑着。台灯在他整洁利落的灰白色头发上闪闪发光。

“我的女儿来啦。刚好可以帮我看看这篇关于济慈的论文初稿。我怕我又写得啰唆了。”

他看上去那么正常，她想。穿着斜纹软呢外套，那么正常地坐在那儿，领带打得精心而细致。英俊，平静，被才华横溢的诗书和天才人物的著作环绕着。

而她的世界，以他为中心的世界，刚刚轰然坍塌。

“她还活着。”凯尔茜脱口而出，“她还活着，你对我撒了一辈子的谎。”

他的脸唰地白了，眼睛从她身上移开。就那么一秒的时间，心跳一下的时间，她已从他眼里读出恐惧和震惊。

“你在说什么呢，凯尔茜？”但是他知道她在说什么。因此他得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，不让声音透露出恳求的意味。

“别再跟我撒谎了。”她朝他的书桌扑过去，“别骗我了。她还活着。我妈妈还活着，你知道的！你一遍一遍地告诉我她已经死了，自己却清楚地知道，她还活着。”

一丝惊慌如刀锋般锐利地划过菲利普的脸。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她告诉我的。”她手伸进钱包，掏出那封信，“我的母亲告诉我的。你现在可以说真话了吧？”

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
凯尔茜侧了侧头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，目光似乎穿透了他的头骨。

“我母亲到底死了没有？”

他身子晃了一晃，想继续攥紧这个谎言，攥紧他的女儿。但是他知道，事实是，虽然他希望同时拥有二者，眼下的情形却决定他只能抓住其中一样。

“没死。我可以看看这封信吗？”

“没死？”她竭力控制着摇摇欲坠的泪珠，“这么多年你说了这么多的谎，现在就告诉我一个没死？”

也就一个谎而已，他想，时间也并不长。

“我会尽力解释一切的，凯尔茜。但是首先我想看看这封信。”

她沉默地把信递给他，然后转过身去，不再看着他。她看着那扇高高的、狭窄的窗户。窗外，最后一缕阳光正慢慢逝去，暮色正缓缓降临。

菲利普手抖得厉害，几乎拿不稳信纸。他把信摊在书桌上。这个字迹错不了。他满腹疑惧地读下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。



亲爱的凯尔茜：

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会很惊讶。在此之前联系你是不明智，或至少不公平的。虽然打个电话可能更亲近些，但是我觉得你需要时间来接受。所以写信可以给你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。

从你还小的时候，他们一定都告诉你我已经死了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真的。我也同意了对你这么说，以免伤害你。20年过去了，你也不再是小孩子了。也许你还是不会喜欢这个消息，但是，我决定要联系你。而且，绝不后悔这个决定。

如果你想见我，或者有问题要问我，我会非常乐意。我家在三棵柳农场，弗吉尼亚蓝山下。这个邀请是自愿的。如果你决定接受，我会很高兴见到你，在我这边，愿待多久待多久。如果你不联系我，我也理解你不愿意发展我们之间关系的心情。我希望你孩童时代的好奇心能够驱使你至少跟我说句话。

此致

敬礼

娜奥米·查德威克

娜奥米。菲利普闭上眼睛。天哪，娜奥米。

快23年了，他都不曾见过她。但是他历历在目地记得她的一切。她身上的味道经常让他想起幽深昏暗、长满苔藓的林中空地，她极富感染力的笑声，还有像瀑布般洒在背后的光亮金黄的头发，乌黑的眼睛，柔柳般苗条的身材。

他记得这么真切，睁开双眼时，几乎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她。他的心猛烈激动地跳了一跳，几乎跳出喉咙，一种因为恐惧而压抑许久的向往在胸中沸腾。

是凯尔茜。她的脊梁挺得笔直，背对着他。

他怎么能忘得了娜奥米呢？他问自己。每次看到女儿时都会恍惚是看到了她。

菲利普站起来，从一个水晶酒壶里倒出一杯苏格兰烈酒。这通常是给客人喝的。他通常顶多喝一小杯黑莓白兰地，不会更烈了。但是现在他需要提提神，稳住颤抖的双手。
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他问凯尔茜。

“我还没有决定。”她还是背对他，“这还要看你准备告诉我什么。”

菲利普想过去搂住她的肩头，但她现在并不想要这个。他希望自己此刻能够坐下来，把脸深深埋进手掌间，却也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希望时光能够倒退23年，让他回到过去，让他能努力做点什么，停住命运车轮无情的碾压。

但是一切都不可能了。

“凯尔茜，这事说起来并不简单。”

“谎言通常比较复杂。”

她转过身来，手指下意识地紧攥着那个铅水晶。她看起来那么像娜奥米，亮泽的头发表随意零乱地散落着，黑色的眼睛，精致的脸部轮廓，脸色因为激动而变得潮红。有些女人往往在情绪最汹涌最危险的时候是最漂亮的。

娜奥米是这样，她女儿也是这样。

“这几十年来你们就这样吗？”凯尔茜道，“你对我撒了谎，祖母撒了谎。她也撒了谎。”凯尔茜指着桌上的信。“如果不是因为这封来信，你们会继续骗我。”

“是。只要我还认为是为了你好，我就会将这个谎言继续下去。”

“为了我好？让我以为母亲已经死了，怎么是为我好呢？谎言怎么能对任何人有好处呢？”

“你总是那么一分为二，对错分明，凯尔茜。这种品质让人敬佩。”他停下来，喝了一口酒，“也让人害怕。甚至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你的道德立场就那么坚定。一般人很难做到你这样。”

她的眼睛闪了一闪。这句话很熟悉，像韦德对她说过的话。

“那么，是我的错了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他闭上眼睛，手茫然地揉着前额，“这件事完全不是你的错，但都是为了你。”

“菲利普。”几声急促的敲门声后，坎迪丝推开书房的门，“多赛特一家人来了。”

他勉强挤出一丝疲倦的笑容，“亲爱的，招待招待他们吧。我跟凯尔茜还要几分钟就好。”



坎迪丝瞥了继女一眼，神情里夹杂着不满和依从。

“那好吧。但是别太久了。晚饭7点钟开始。凯尔茜，我给你加一个座位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坎迪丝。谢谢你。我不会留太久。”

“那好吧。别耽误你父亲太久了啊。”她轻轻地带上了门。

凯尔茜吸了一口气，挺直脊梁。

“她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我们结婚前，我必须得告诉她。”

“必须得告诉她？”凯尔茜重复道，“但是不必告诉我？”

“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们没有轻率行事。娜奥米，你的祖母，还有我，都觉得这么做对你最好。你只有3岁，凯尔茜。几乎还是个婴儿。”

“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爸爸。我结过婚，离过婚。”

“这些年时间过得真快啊。”他重新坐下来，轻轻地握住杯子。他还以为这一刻永远不会到来了。这些年来他的日子过得四平八稳，都忘了过山车似的人生是什么滋味了。但是娜奥米，她可从来都不是四平八稳、安分守己的人啊。

凯尔茜也不是。现在是说出真相的时候了。

“我曾经跟你讲过，你的母亲是我的学生。她漂亮，年轻，活力十足。我一直都不明白她怎么会看上我。一切都发展得很快，太快了。我们认识六个月之后就结婚了。时间那么短，我们都没来得及意识到，我们两个人是多么不一样，多么相悖。那时我们住在乔治敦，家庭背景都很优越，但是她拥有一种我永远都没法效仿的自由和野性，总是渴望结识更多人，见识更多地方，体会更多世事。当然，还有她的马。”

他又喝了一口酒，想减轻一点回忆唤起的痛。“马可能是头一件让我们闹不愉快的事吧。刚生下你不久，她就急着搬回弗吉尼亚的农场。她想在那儿养大你。而我的志向和前途在这里。我那时正在读博士学位，想成为乔治敦大学的英语系教授。我们妥协过一阵子，我尽量在弗吉尼亚过周末。但是不够。简单说来，我们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疏远了。”

他想，这么说安全一点，也少点儿痛苦。“我们决定离婚。她想带你去弗吉尼亚。我想让你留在乔治敦。我从来都不理解，也不喜欢跟她一起赛马的人，赌徒也好，骑士也好。我们争执得很痛苦，然后就各自雇佣了

律师。”

“为了抚养权？”凯尔茜惊愕地瞪着父亲，“你们争夺抚养权？”

“说起来是令人难以启齿，很糟糕。两个曾经深爱过并创造了爱的结晶的人，怎么能那样反目成仇呢？人性就是这么可悲。”他终于抬起头来，面对着她。“我为此感到羞愧，凯尔茜。但是我在心里相信，你属于我。她已经在和别的男人约会了。据传言，她约会的男人中有一个还涉及有组织的犯罪行为。像娜奥米这样的女人总是很吸引男人。她似乎是在向我，向全世界炫耀她的一切，她的派对，她的生活方式，以挑战我们对她随心所欲、我行我素行为的谴责。”

“所以你赢了。”凯尔茜静静地说，“你赢了官司，赢了我的抚养权，然后决定告诉我她已经死了。”她又一次转过头去，窗外已经漆黑一片，玻璃上现出她自己鬼魅般的影子。

“70年代很多人离婚。那些孩子们也都适应过来了。法律有探视权，不是吗？我有权去看她。”

“她不想让你去看她。我也不想。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她跟某个男人私奔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菲利普小心地把杯子放在一个薄薄的银色杯垫上，“是因为她杀了一个男人。她犯了谋杀罪，在监狱里待了10年。”

凯尔茜缓慢地转过身来，动作慢得似乎连空气都凝结了。

“谋杀？你是说，我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？”

“我一直希望不用让你知道这一点。”他站起身来，在可怕的沉默中听到自己关节的嘎吱声。“那时你跟我在一起。谢天谢地，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晚上你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在农场。她开枪打死了她的情人，一个叫阿列克·布莱德利的男人。他们在她的卧室里吵了一架，然后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支枪，朝他开了一枪。那时她26岁，跟你现在同龄。法庭宣判她犯二级谋杀罪。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监狱里。她告诉我，她希望我告诉你她已经死了。如果我同意这么说的话，她发誓以后不会再联系你。直到今天之前，她都遵守了诺言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凯尔茜一阵天旋地转，不由得用手蒙住双眼。

“我只想让你不受到伤害。”菲利普轻轻地把她的手从眼睛上拿开，正视着她。“如果保护你是错的话，那我是错了。但是我不会道歉。我爱你，凯尔茜。你是我的全部。不要因为这件事而恨我。”



“不，我不恨你。”她习惯地把头搁在他肩上，倚着他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“我得想一想。这件事听起来不可思议。我一点儿都不记得她，爸爸。”

“那时你还很小呢。”他喃喃地说，宽慰她并轻摇着她的身子。“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你很像她。难以置信地像她。她确实是一个青春活力、让人着迷的女人，尽管有很多缺点。”

是，暴力罪也是其中之一吧，凯尔茜想。

“我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不知从何问起。”

“不如你今晚留下来吧？等我那边忙完了，我们再聊聊。”

她很想听从这个建议，住在自己昔日的房间里，在熟悉的安全感中让父亲慢慢抚平她的伤痛和怀疑。他一直都可以的。

“不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”在自己变得软弱之前得赶紧离开，“我得自己待一待。让你在这边待了这么久，没去陪客，坎迪丝可能已经不高兴了。”

“她会理解的。”

“她当然会。你还是去吧。我想从后门出去。我现在不想见人。”

他注意到她脸上那片激动的潮红已经褪去了，脸色看起来苍白而虚弱。

“凯尔茜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。”

“我会好的，真的。我只是需要时间接受这个事实而已。我们晚点儿再聊吧。你去见你的客人吧，我们再聊。”她亲了一下他的脸颊，作为一个原谅的姿态，同时催促他赶紧去忙。他走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在房间里。她绕到书桌后面，凝视着那封信。

片刻之后，她把信叠起来，放回钱包。

这一天可真有趣，她想。她失去了一个丈夫，却得到了一个母亲。

第二章

有时候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是最好的选择——也许不是最好吧，至少也是最让人心满意足的。凯尔茜这么想着，在7号高速公路上开车向西驶去，穿过绵延起伏的弗吉尼亚山脉。

跟父亲再谈谈可能更明智，把事情慢慢想清楚了再说。但是干脆利落地跳进车子，开往三棵柳农场，去当面质问那位装死20年的女人，这种方式更符合她的意愿。

她的母亲，杀人犯。凯尔茜想着。

天气很好，很适合开车。早上她匆匆忙忙走出冷清的公寓时就这么告诉自己。那时她还没承认自己去往何方呢。虽然已经在地图上细细看过了，找出了去蓝山的最佳路线。

没人知道她走了，也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。

这就是自由。她加大油门，纵情疾驰。冷风如铿锵强劲的音乐般呼啸过车窗。

对于一次随意的乡间旅行而言，她可能打扮得过于精心了点。可这是一种骄傲。桃红色的真丝上衣配宽松的长裤很适合她，活泼的线条衬托出苗条的身姿。

这些准备工作让她稍微放松了一些。

但是，越来越接近蓝山时，她还是开始紧张了。

她在一家小杂货店门前停下车去问路，一边想，她是可以改变主意的。问去三棵柳农场的路并不意味着她就一定得去。只要愿意，她随时可以掉转头回马里兰州去。

窄小的店里塞满了购物架和乳品盒，墙上挂着许多工具。柜台后面的老人肘部放着烟灰缸，里面装满了烟头。老板的光头锃亮得像一枚新硬币，嘴角叼着一根刚点燃的香烟。他眯着眼睛，透过一阵烟雾看了看凯尔